

向前——新锐军旅小说家丛书

朱向前◎主编



HONGLU YI DIAN XUE

红炉 一点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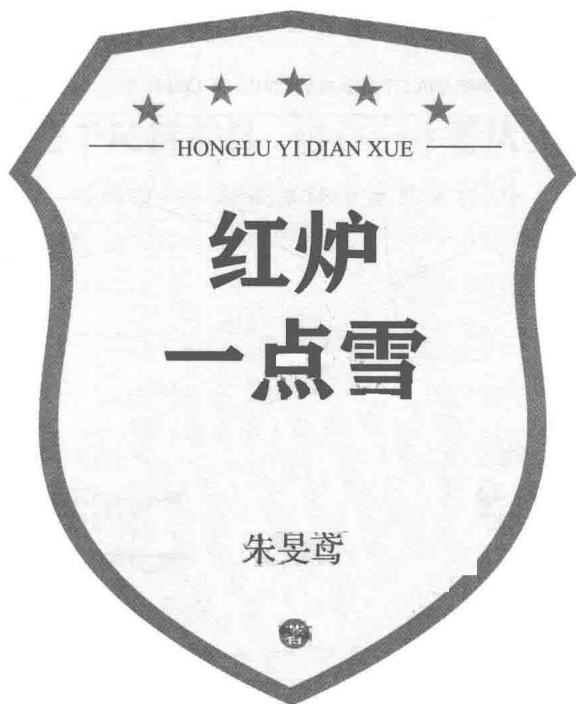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向前——新锐军旅小说家丛书

朱向前◎主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炉一点雪 / 朱旻鸢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 7

(向前——新锐军旅小说家丛书 / 朱向前主编)

ISBN 978-7-5378-5257-9

I. ①红… II. ①朱…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9461号

书名: 红炉一点雪
著者: 朱旻鸢

出品人: 续小强
责任编辑: 刘文飞
助理编辑: 畅浩

书籍设计: 张永文
责任印制: 巩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57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mm×1230mm 1/32 字数: 224千字 印张: 8.375

版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257-9

定价: 36.00元

新松千尺待来日 初心一寸看从头

——《向前——新锐军旅小说家丛书》序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王凯、西元、王棵、裴指海、卢一萍、朱旻鸢、王甜、曾皓、曾剑、李骏、魏远峰等人为代表的“新生代”军旅作家浮出水面，从业余走向专业，从青涩走向成熟，渐次成为军旅文学的希望和未来。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已经在当代文坛初露峥嵘（如部分作品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提名，更多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等国家核心期刊转载）。

“新生代”作家的迅速成长缓解了二十一世纪军旅文学出现的“孤岛现象”（此一说法为朱向前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所提出，意指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军旅文学渐趋边缘化，只有少数执着的坚韧者在“商海横流”中彰显出英雄本色，有如“孤岛”耸峙一般），他们的创作成果大多体现在中短篇小说领域，数量可观，并在质量上葆有较高的艺术水准。“新生代”作家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们再难复制前辈们深切的战争经历和磅礴的集体疼痛，因此，他们的创作呈现的是从个体的角度切入生活，是对宏大叙事的消解，显示出迥异于老一代军旅作家的叙事范式

和美学风貌，这既显露出二十一世纪军旅文学与其承接的“新时期”军旅文学之间创作生态环境、文学观念的代际差异，也彰显了“新生代”作家在二十一世纪语境下试图构建独立美学追求的创新精神和自觉意识。

显而易见，“新生代”作家大都有着扎实的基层部队生活经验，他们从熟稔的军旅生活出发，写下了一系列带有个人成长经历、富有个性化叙事风格的小说，营构出属于自己的一方“营盘”。然而，当“新生代”作家所描摹和绘制的“军营现实”进入一种过于私语化的境地而无法寻求突破时，他们笔下的军旅生活的面目就显得稍嫌狭窄了。作家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近几年，在完成了最初的对军营生活的回顾之后，部分“新生代”作家主动突围；在更为广阔的军旅文学土壤之中寻觅新的创作资源，他们的新作显示出积极向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等军旅文学核心价值靠拢的特征，并生发出独特的思考。

之所以在建军九十周年之际，把这样一个年轻方阵（作者年龄上限四十五周岁）的十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推荐给大家，也在于此。正所谓：新松千尺待来日，初心一寸看从头。

为了让大家对这个“新生代方阵”有更好的了解，下面将不揣冒昧、不计利钝，对十一位作者的创作特点做简要勾勒（按姓氏笔画排序），挂一漏万，自当难免，还望作者和读者们海涵。

王棵：王棵曾经去南沙体验过守礁生活，这使他有能力抵达守礁士兵的精神深处，这种能力给他带来自信，在早期的创作生涯中，他有意地运用这种能力，密集地向文坛递交过一批以礁岛、军舰、海洋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这段写作经历多少影响了王棵后来的创作理念，王棵后来可谓点多面广的创作实践中，许多小说都与早期充满腥咸海味的小

说在内部建有秘密通道，这个通道是由孤岛这一意象构成的。孤岛的意象，来自于弥漫在这些小说中的孤独感。

王凯：王凯将日常化和个人化的风格带入对军人形象的摹写之中，把真性情和真本色倾注到这些人物身上，层层剥除和消除了曾经强加到军人身上的那些虚假矫饰的东西，既还原了真实的军人形象和军人人性，又保持了理想主义的底色，让真正的军人精神和品格的光辉焕发出来。从王凯小说中那些遭遇理想与现实矛盾、身陷情感与道德困境、面临追寻与放弃抉择的普通军人身上，可以看出作家对于军人职业与生命本质的深切思考。

王甜：王甜笔下涵盖历史战争中小人物的命运、现实军旅中的个体成长、军人的情感与婚姻、退伍军人对军旅生涯的反思等多个方面，并在整体上呈现出相近的特色：一是主题思想融入哲理色彩，例如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个体的自我救赎等；二是轻情节重状态，摆脱对情节的过度依赖，强调对人物生存状态的描摹；三是艺术表现上采用“轻魔幻”手法，以超现实的情节或细节凸显主题。

西元：西元堪称二十一世纪军旅文坛的重量级“拳击手”，出拳频、力道大而且每每能击中要害。他喜欢直面战争的“战壕”描绘，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战争历史题材，都竭力表达一种充满激情的精神力量。他注重将人放置在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打量，力求通过内外结合的方式，辩证地写出人物灵魂的深邃以及存在本身的复杂。他的作品还注重哲思和诗性的融合，语言往往带有诗性色彩，跳跃，灵动，所涉及的问题却又带有鲜明的哲思意味。

李骏：李骏的小说，多以边疆生活、故乡革命、机关生活为主题，坚持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充满了温暖阳光、深情厚谊。他写边防官兵的生活，细致入微、幽默风趣，将边关将士的战天斗地、喜乐悲欢，通过

简洁明快的手法，写得栩栩如生，生动感人；他写故乡的革命英雄，均以独特视角，通过英雄的传奇经历、情感人生、命运吊诡，展现出一派风生水起、大波大折的景象，却又将英雄还原于人，不避历史得失，不讳尊者之荣，读后令人久久深思与叹息；他写机关生活，观照现实，追踪变化，既味道纯正，又起伏跌宕，既现实又充满温情。

朱旻鸢：相较于业已习见的军旅文学叙事，朱旻鸢的小说别具一种斑驳复杂、意绪苍茫的审美色彩。这部集子收录的五部作品都没有离开过“塞外”和“部队”，故事原型甚至都来自一个连队。这些中短篇小说以独特新颖的视角和幽默顽劣且活泼弹跳的个性化语言书写当下军人的生活，在滑稽变形中，是对现实基层的戏谑和调侃，使底层连队生活呈现为一种似真非真、似像不像的笑闹场景。青年人的活力与智慧，青春期的激动与狂想，无所顾忌地表达出来，为我们展现了部队生活的另一个截面。

卢一萍：作家在西部边疆地区生活了二十余年，对生活有着敏锐的观察力，注重对人性的挖掘，善于捕捉底层人物身上的光亮，通过他的文字，可以引导读者对纷繁的现实生活有更真切的理解。其丰富的生活阅历为小说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他善于营造大气悲壮的氛围，衬托出微小生命的丰富多彩和昂扬向上的精神。小说主人公形象塑造立体丰满，细致勾勒了现代军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在当代军旅小说创作中颇具特点。

曾皓：曾皓发表于不同时间段的中短篇小说，在思想脉络上有着清晰的主线，都有着对现实的强烈关切和理性的批判，更重要的是有着对笔下人物生命状态的深切观照，抒写他们在时代缝隙中的尴尬、困惑和对终极理想的追求，敢于用小说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给予愿景。而他文字中表现出的“自由、轻盈、神秘”的审美特征，更让他

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超越现实的灵动和向上飞升的状态。

曾剑：曾剑善用短句和比喻，所以他的中短篇军旅小说呈现出散文化的倾向，具有浓厚的抒情意味。他用舒缓的笔调，从容不迫地书写着普通士兵的故事，展现他们“怨而不怒”的情绪，情感质朴真实，让人感受到一种中国传统中特有的中和之美。曾剑的写作，也像他小说的叙事节奏一样，不急不缓、从容有度、踏踏实实，一边深情地回望故乡，一边走进军营、深入普通士兵的生活，用心感受，用笔书写，用春日般的人性美温暖着为生活奔波的人们。

裴指海：迄今为止，裴指海所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主要聚焦于两个题材领域——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相对而言，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是作者着力最深的一个领域。他创作了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充溢的旺盛的想象力与卓越的文本建构能力，尊重历史事实，表现了革命历史的纷纭复杂，力图以当代视野最大限度地还原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发人深思。

魏远峰：魏远峰的军旅小说都放在三多塘，三多塘是他刚到新兵连的地方，他的三多塘是有气味、质感的——炮库中陈年水泥的味道，菜地施肥后的味道，小便池“童子尿”的味道。还有一尺多老鼠的样子、凤凰树开花的样子、菜地边含羞草的样子。魏远峰的乡土小说，则总是在写黄河、黄河滩、武陟县，这是他的故土之地，也是他的血脉之源。这些，让人想起福克纳“邮票般大小的故土”及其虚构的杰佛生小镇。

说来也巧，以上十一位作者的单位或者曾经服役的部队，正好涵盖了海陆空三军和东西南北中各战区，以这么一套多姿多彩的小丛书，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献礼，适得其所，恰逢其时。我想起二十

年前——一九九七年，受邀为北岳文艺出版社主编了由陈怀国、石钟山等当年的新锐军旅作家担纲的长篇军旅小说“金戈”丛书，反响不俗。在此，我要对北岳文艺出版社具有的浓厚的军旅文学情结和持之以恒的品质致以深深的敬意。同时，感谢主编助理徐艺嘉为本丛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最后，我要特别说明一下本丛书名“向前”——实非出自此“向前”而乃彼“向前”也——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第一句：“向前！向前！！向前……”

是为序。

朱向前

丁酉桃月谷旦改定于江右袁州听松楼

目 录

001 / 斜 坡

023 / 鱼儿山日出

065 / 红炉一点雪

143 / 马 桶

179 / 证 明

251 / 写给塞外的兄弟们(创作谈)

斜
坡

林先飞追上我的时候，我正沿营区的公路向炮场爬坡。

塞外市是一座山城，巴掌大的市区就在群山环抱的一小块盆地里。我们营区的这条路和所有从周边通往市区的路一样，是一个巨大的斜坡，坡长得就像冬奥会的滑雪场。斜坡的底端自然是塞外市的市中心，整个塞外市最繁华的地方。那里有装满玻璃的高楼大厦，有穿着入时的红男绿女，还有闪烁着暧昧光芒的霓虹灯。斜坡顶端就是我们神炮旅建在山腰上的炮场，那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火炮，有小口径的，有中口径的，还有大口径的。斜坡中间的两侧分布着我们几个营的营区。那条大斜坡，说是公路，那是天气好的时候；一到暴雨天，就成了一条湍急的“河流”。由于两侧的马路牙子高，从山上汇集下来的雨水裹挟着所有被群山抛弃的鸡零狗碎就顺着公路骨碌着冲刷而下。市中心转眼就变成了一个大型垃圾场。沥青路面也被水冲刷得坑坑洼洼，像被野猪翻拱过的秋收地。

从营区到炮场十五分钟，从炮场到营区十分钟。这是我这几天用双脚量出来的。五分钟的时间差就是因为坡陡。坡陡对步行影响还是小的，若是骑自行车，那就是天壤之别：上坡基本是车骑人，下坡才是人

骑车。下去的时候不蹬一脚，就能溜出三公里以上。但是车闸千万要好，否则有故事上演。最经典的故事就是，曾经有位排长因为骑了没闸的车下市区，结果连闯了三个红灯。眼看要闯第四个了，排长惊慌失措之际把车子一扔，飞身抱在路边一棵树上，而车子还溜出去二十米才倒。结果，第二天《塞外晚报》的头条标题就是“市中心惊现无人驾驶自行车，市民疑是神秘力量操控”。

我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这个排长就是我连的现任指导员王忠。

这个是故事，但还有一个是事故。N年前，旅里的一辆牵引车牵引着打靶归来的火炮回炮场。车和火炮爬坡爬到一半时，连接车和火炮的牵引钩突然松开了，十吨多重的火炮挣脱汽车后就肆无忌惮地沿着公路往下加速溜行。现场所有的人都傻了：当时正是下班高峰期！当所有人都不敢睁眼看的时候，火炮前面的一个轮子被一块下雨时从山上冲下的大石块绊了一下，车轮就偏了一个方向，火炮从路中间滑向了路边，最终撞向了一个营的院墙。最后，火炮把一堵院墙全部推倒之后，还把炮口从宿舍楼的一扇窗户上伸了进去才停止前进。炮口捅进去的正好是该营营部的一个厕所。那个营的营长刚喝完打靶归来的庆功酒，站在厕所的小便池上边唱“咱老百姓今几个真高兴”边撒尿，扭头看到从窗户外捅进来的黑乎乎的炮口，骂道，他奶奶的，喝点酒还用得着拿炮轰！

我相信这个事故也是真的，因为这个营长就是我们现在的神炮旅旅长！

想到这个事故，我就不由得加快了步子：我负责看管的那十几门火炮此时正停放在炮场外的路边呢。

路上似乎格外的冷清，虽然有几簇像放羊似的溜达着的人群，却也是穿着便装，三三两两地沿着斜坡向下——确切地说是向市区走去。这

让我感到一些莫名的失落。这要是在以往，这一片该是正热闹的时候：十几个连队的队伍同时带出营区，像搬家的蚂蚁一样爬着长坡去炮场训练，一路上的歌声和口号声就像涨潮时的浪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要是遇到两个较劲的连队，还要拉拉歌，拉得战士们一个个脸红脖子粗，声嘶力竭，真像上了生死决战的战场。那时整个山坡就像个烧红的炉子。但现在，再没有这样的场景了。部队撤编的命令一下来，炉子里的火仿佛就被一下子抽走了，只剩下一个冰冷的炉胆。好端端的一个部队说没就没，谁心里舒坦呢？所以这两天，兵们私自外出下市区溜达溜达已经算是比较客气的了。有一个兄弟连队，干部被全部确定为转业后，为了发泄不满，甚至把操场的篮球架子拆了拉到废品站换了啤酒喝，气得旅长在干部大会上拍着桌子骂了两个多小时。

毋庸置疑，我无限怀念带着兵从这里爬坡去炮场训练的时光，从军校毕业分配到连队当排长起，我就喜欢上了这种像炉子一样火热的连队生活。尽管后来阴差阳错地被调到机关去帮了几个月的忙，但几经折腾，我又总算回到了连队，只是没想到的是，我还没来得及重新投入连队的生活，部队就撤编了。

正式宣布撤编后，连队的工作除了搞搞教育，主要就是负责炮场的警卫，确保全旅的火炮在移交前万无一失。这本是连长的事，但由于连长和一部分技术骨干已经交流到其他部队，指导员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刚从机关回来的我。这项任务显然很重要，指导员交代任务时，用无比坚毅的目光看着我，就像首长把吸引敌人的艰巨任务交给狼牙山五壮士一样，充满了同志间的信任。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平同志说过，事业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不干，半点儿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把这项任务交给你，是组织上对你的考验，最后关头了，好好干吧。这是我被机关清退回来之后第一次被连首长用这样信任的目光注视，受宠若惊之余，我没有推托。况且，为了支持我工作，指导

员还把连队的优秀士官周聪也调拨给了我。只不过这几天他一直在请假，听说病了，也有消息说是因为连队推荐他留队的事儿被旅里否了，正忙着四处活动呢。

火炮们就在眼前了。这些曾经在靶场上威风八面、气吞万里如虎的火炮如今老老实实在地排成一路纵队，安静地停放在公路边，耷拉着脑袋，毕恭毕敬地等着接收部队的车来拉走，就像一群等着宰割的羔羊。本来它们应该摆放在炮场的炮位上，是指导员根据旅里“做好今天交接火炮”的通知精神，硬是命令全连官兵提前把它们推出炮场的，原因是下午有首长来连队检查指导，怕到时候迎接检查和推炮相互冲突。可炮推出来后，连队又接到推迟交接的通知。按说，为了安全起见应该再把炮推回炮场，因为这些炮虽然用三角木和石块塞着轮胎，但万一出现纰漏再来个无人驾驶，后果不堪设想。这情况我专门向指导员汇报过。但指导员那会儿正在忙着打一个看起来很重要的电话，被我打断之后他把电话一扣，表情严肃地说，作为党员干部，想问题办事情应该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现在，迎接上级首长的检查才是最最重要的。说完把手机往口袋里一塞，扭头走了。其实指导员说的也有道理，比起连队越来越活跃的思想来，这些放在外面的火炮还是比较安全的：这一片几乎没有什么人员出没，只要不下大雨把那些垫轮胎的三角木和石头冲走，就可保万无一失。

塞外的秋天，几乎没有大雨。

看到炮们都安然无恙，我停下来喘了口气。刚喘了口气，秋风就吹过来了。塞外的秋风具有一定的穿透力，它们就像无数枚细得看不见的针一样穿过我的衣服，拂过我刚刚汗湿的表皮以及表皮上的毛孔，把我激了个寒战。这个寒战让我的脑袋不由自主地往回扭了一个角度，斜坡上新添的一道风景立即映入眼帘。那是一个兵，穿着齐整的军装，正从坡下奋力地跑上来。他四肢粗短，动作笨拙，看起来像只被人追

杀的鸭子。

是手下列兵林先飞。

排长。林先飞离得十米远就开始喊，显得很有礼节礼貌似的。

啥事？

你看我的动作有没有进步？

当然有。和林先飞说话，我一向很注意，以免惹麻烦。上次就是因为他问我这次裁军他能否留下，我随口说了句“你刚从农场回来，五公里都跑不及格”，结果导致他马上要脱军装了还天天在斜坡上练跑步。

为了避免被林先飞纠缠，我停止喘气，继续朝着火炮前进。林先飞却像拽住了我的尾巴一样从身后跟了上来，急促地说，排长，排长，我和你一起站岗。

你怎么没去市里转转？我说。言外之意，没事儿你该干啥干啥去，别在我面前晃悠。

我不能出去，现在是部队考验我的关键时刻，我要好好表现，表现好了才能留下。林先飞的表情像五六十年代电影里的正面人物。

我问，谁说的？

指导员。

我苦笑了一下，记得指导员搞教育时是这么说过，但那是文件里的话，原话是这么写的：要靠素质立身，凭实绩进步……行百里者半九十，只有在最后关头经受住考验的人才是组织上需要的人。只要心眼儿稍活一点儿的兵都不会动心：全旅一两千号战士除了已经交流到其他部队的部分技术骨干，只能留下一百多人组成善后办。这十里挑一的好事儿哪是这两天表现就能争取的？听说有的人为了留下用尽了关系手段，恨不能削尖了脑袋往这一百个名额里钻。据说为这，旅里已经开了几次通宵会，下决心要狠刹不正之风，重新确定留守人员。要不是这事耽误，战士们的复员命令早下来了。但林先飞却动心了。我第一天上炮场

的时候他就死皮赖脸地主动提出要跟我一起去看炮场，说要好好表现。我也把他的情况给指导员汇报过，但指导员听后眉头皱得像公鹅，说，他想干什么？有什么动机？这个本·拉登！

其实不能怪指导员武断，全连官兵都公认林先飞是连队的本·拉登。

林先飞是我当新兵排长时带的新兵，也是我带的最失败一个新兵。

林先飞典型的北人南相，长得小巧玲珑，五官清秀，光看长相，绝对是一个灵气、讨人喜欢的新兵蛋子。但事实证明，他辜负了他的外表。这家伙说话喜欢绕弯子，给人下套。他最早给我下套是在他刚到部队一星期。那天，他闯进我的排部说要汇报思想，进了门却又不汇报了，像伺机偷食的老鼠一样眨巴着双眼问我，排长，部队的规定是不是必须遵守？我正在写值班日记，连头都没抬就说，那还用说！

那有人违反规定怎么办？

当然要处理！

为了强调语气的严肃程度，我还边说边把笔往桌上摔了一下，摔得笔在桌上滚了好几个骨碌最后掉到地上。自从带新兵以来，我就牢记指导员曾经传授过的带兵经验：一定要把新兵震慑在第一时间。什么是第一时间？就是第一次和你交锋的时间。我想我这一摔肯定把他震慑住了。谁知他马上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那是新兵连发给每个新兵的印有《军区带兵十不准》《集团军新兵连规定》《新兵班长守则》等规章制度的打印纸。不同的是，他递给我的那张纸上在每一条规定后面都用钢笔罗列了他的班长周聪的违规之举！我的头就大了！为了保住自己在新兵中的威信，我对着林先飞罗列的内容逐项进行了核实。除了周聪扣除新兵津贴搞“小会餐”这一条比较严重外，其他像训练时对新兵言行粗鲁等都不是什么问题。左右衡量之后，我把问题反映给了指导员，因为周聪是连队的优秀骨干，还是政治部张副主任的外甥。正在拿着一本砖头一样厚的书在学习理论的指导员听完后头都没抬说，这个兵有问题，